

朱子理趣詩蘊含的天理思想

康雲山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摘要

朱子有四十六首理趣詩，除了少數幾首，其餘詩篇所蘊含的哲理，約可分為天理思想與心性思想兩類。本文勾抉出蘊含天理思想的十四首詩加以論析。在論析詩作之前，先就理趣詩的意涵予以論述。

理趣詩的特徵是物象與哲理融合為一體，既能引起讀者審美感受，又能讓人領悟到多樣的哲理。朱子十四首具有天理思想的理趣詩，分別蘊含太極之義、天理流行、陰陽氣化流行、理一分殊、天理現象體用一源等思想，本文一一徵引朱子有關的言論予以論證賞析。

關鍵字：朱子 理趣詩 太極 天理流行 陰陽氣化流行 理一分殊 天理現象體用一源

The inner meaning of Zhu-Xi's philosophical poetry

Kang Yun-Sha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Zhu-Xi wrote forty-six philosophical poetries. Except for a small portion of these poetries, most of them can be divided in two main subjects that evidence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Zhu-Xi: the moral and rational logos, 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universe and maintains the power that master the world; the theory about human's mind and human nature — in moralistic meaning.

There are fourteen poetries written by Zhu-Xi are on the subject of Logos, which are selected to be analy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Before the main body of this article, the inner meaning of "philosophical poetry" is interpreted as a prolegomenon.

"philosophical poetry", whose key feature is the fusion of natural phenomenon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not only occurs to readers the inner poetry, but also teach them various kinds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These thinking are contained in Zhu-Xi's fourteen poetries that are on the subject of Logos: the idea of tai chi; the practice of Logos; the operation of "yin and yang" system — yin and yang are contraries and form the universe —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icrocosm. Readers can also find these theories: First, Logos is universal and unchangeable, but everyman, created by it, is individual and has his own personality and different kind of human nature. Second, all kinds of phenomenon are the reification of Logos. Both of Logos and its reification are united as one.

In this dissertation, Zhu-Xi'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re cited to question these poetries.

Key words: Zhu-Xi, philosophical poetry, tai chi, the practice of Logos, the application of "yin and yang" system to microcosm, the universal Logo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human nature, Logos and its reification are united as one.



壹、前言

朱子的學術思想「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¹，漢唐以來，少有匹敵，影響後世甚鉅。另一方面，朱子又頗具詩文之才，情感豐富，喜好遊歷、唱酬，因此，即使一生忙於講學論道、著書及從政，但自幼至老，一直沒有斷絕吟詠之事。計其現存詩作，尚有一千三百多首²。

身為一個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又不斷吟咏，以此調性適懷，因此，除了咏物、寫景、抒懷、記事、題畫、交游酬贈，朱子也以詩歌說理、論學。在說理詩中，有的直言議論，流於抽象、枯澀；有的則具有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含蓄蘊藉，耐人尋味，充滿詩趣。這些具有詩趣的詩，能予人強烈的審美感受，詩論謂之「理趣詩」（詳細定義見後文論述），其中幾首，頗為人所樂道；現代一些宋詩選注之類的書，也會摘選朱子一些理趣詩加以評注。唯就筆者翻閱《朱熹詩詞編年箋注》³、《朱子全書》⁴，分析、歸納朱子現存詩歌，發現朱子的理趣詩約有四十六首之多，選注所見到的幾首，只是一鱗半爪而已。而且，四十六首理趣詩，除了少數幾首，其詩中所蘊含的哲理，略可分為：天理思想與心性思想兩類。單選錄幾首，各就自己的審美感受，隨意解析，雖然偶有精論，然未免霧裏看花，不能窺見底蘊。

基於上述情形，本文將就朱子理趣詩的天理思想加以探討，分為：理趣詩的意涵、朱子理趣詩的天理思想兩點予以論述。

貳、理趣詩的意涵

理趣詩為哲理詩的一種類型，它除了具備詩歌的形式，內容蘊含哲理，最重要的是，詩中的哲理不是直言明說，而是融化在藝術形象中，讓人從聲香色味中，獲得審美的感受，領悟到深刻的道理。因此，它既具有理性的成分，又富於感性的趣味。

理趣詩做為哲理詩的一種類型，以理趣為審美特徵，在古典詩學中獲得認可，確立了哲理詩的藝術地位，同時也在傳統的言志說與緣情說之後，自成一詩學體系，是在兩宋的時候⁵。

理趣詩之創作，從創作原因看，有「無意明理而暗與理合」和「有意明理而趣理兩契」兩種情況，中唐以前及中唐以後許多理趣詩可歸入前一類；中唐以後及宋明時期的理趣詩則屬於後一類⁶。就宋代的理趣詩而言，由於宋詩的現實主義傾向，以及宋代哲學發達的影響，宋代詩人喜歡以詩的形式談論哲理⁷，所以，詩人有意寫理趣詩，是很自然的事。尤其是朱子，集北宋五子與二程學派之大成，完成了龐大的哲學體系，創作理趣詩以抒其所見，更是自然不過了。

然則理趣詩的意涵究竟如何？清沈德潛《說詩碎語》云：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⁸

沈德潛認為詩歌不以枯澀的語言明白說出道理，而是透過具體的物象，委婉、含蓄的表達道理，令人有

¹ 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全祖望案語（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4 年 3 月）。

² 參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39。

³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4 月）。

⁴ 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⁵ 參陳文忠《論理趣—中國古代哲理詩的審美特徵》，《文藝研究》1992 年第 3 期。

⁶ 同注 5。

⁷ 參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7 年 9 月），頁 29。

⁸ 見丁福保編《清詩話》（台北：明倫出版社，不著年月），頁 555。



餘味無窮的審美感受，就是理趣詩。由此可見，理趣詩包含兩個要件，一是理，一是趣味。沈德潛所說的「趣」，與鍾嶸《詩品·序》的「滋味」、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的「興趣」、范溫《潛溪詩眼》的「韻」以及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等說法可說一線相承，強調理趣詩的審美特質，除了道理的啓示之外，還須有意味深長的美學意蘊，讓讀者在咀嚼尋繹時，獲得強烈的審美感受⁹。

現代學者錢鍾書對於理趣詩亦有精闢之論：

夫言情寫景，貴有餘不盡，如萬綠叢中之著點紅，作者舉一隅而讀者以三隅反。……掛一漏萬，何如舉一反三。道理則不然，散為萬殊，聚則一貫，執簡以御繁，博觀以取約。故妙道可以要言，著語不多，而至理全賅。顧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寧，雖是名言，無當詩妙。以其為直說之理，無烘襯而洋溢以出之趣也。理趣作用，亦不出舉一反三，然所舉者事物，所反者道理，寓意視言情寫景不同。言情寫景，欲說不盡者，如可言外隱涵；理趣則說易盡者，不使篇中顯見。徒言情可以成詩，……專寫景亦可成詩，……。惟一味說理，則於興觀群怨之旨，倍道而馳。乃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寫器用之載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無象者，託物以起興；恍惚無朕者，著迹而如見。譬之無極太極，結而為兩儀四象；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排之情傳焉。舉萬殊之一殊，以見一貫之無不貫，所謂理趣者，此也。¹⁰

綜合錢鍾書《管錐篇》、《談藝錄》其他論述理趣之語及本段說法，理趣詩具有幾個特徵，其一，理趣詩的理不可直說，顯而易見，而要託物起興，賦物明理，使作品具有鮮活生動、生趣盎然的形象，以引起讀者強烈的審美感受。其二，理之在詩，不是牽強附於物象，而是「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¹¹，物象與義理相契相合，「理寓物中，物包理內，物秉理成，理因物顯」¹²，物象是在印證詩人心中所悟的義理，心中之理與外在物象渾然不可分，物象即是理，理即是物象。寫物象即是寫心中之理，物象不是用來譬喻，物象與心中之理凝合為一體，無法分開¹³。其三，理趣詩即物即理，舉例以概，即殊即共，虛實相生，至理妙諦凝聚在活潑的形象中，所以，讀者能殊中見共，舉一反三，領悟到多樣的哲理¹⁴。

錢鍾書的說法，大約可為理趣詩定調，現代學者多以此為本，各抒所見。總之，詩人於宇宙人生有所感悟、知見，於是塑造鮮活生動的意象以寄寓宇宙人生之理，因詩歌表現手法是委婉、含蓄的，所以，詩意有餘不盡，讀者能在詩歌意象中，發揮想像的空間，各以自己的素養體悟到不同的道理，獲得無窮的美感趣味。這就是理趣詩的審美特徵，既有哲理，又富於趣味。

參、朱子理趣詩的天理思想內涵分析

朱子的天理思想是其本體論的核心，天理或單稱理，理與氣兩個概念結合而構成理氣論，理氣論與心性論為朱子本體論的兩大端。

朱子的宇宙觀認為，盈天地之間除了可以經驗實證、在時空之中存在的事物一形下之器，還有不可

⁹ 參鍾美玲《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5 年 7 月），頁 6-7，及崔大江〈論詩趣〉，《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 年第 4 期。

¹⁰ 錢鍾書《談藝錄·六九 隨園論詩中理語》（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228。

¹¹ 同上，頁 231。

¹² 同上，頁 232。

¹³ 同上。

¹⁴ 同注 5。



以經驗實證、超越時空以上、普遍永恆而必然的律則一形上之道存在。這個形上之道—普遍永恆而必然的律則即是「理」。這個「理」可以直觀地體驗，也可以由理性去察知。它不僅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心涵萬理，同時也存在於心外—物皆有理¹⁵，朱子說：

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¹⁶

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所謂理也。¹⁷

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¹⁸

朱子理的概念，根本上承自程頤¹⁹，程頤認為「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²⁰這個「理」就在不同事物的條理秩序中呈現出來，成為自然界的「物理」和人生界的「倫理」²¹，所以，朱子說「理」是天下事物「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存在的條理秩序。

朱子所說的理既是形上的律則，因之，它「只是個潔淨空闊底世界。」²²「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此器。」²³但是，朱子每言它是「實理」、「常理」，不是空虛之物，而是實現在事事物物之中，朱子言：「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²⁴然而，「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²⁵純屬形式的形上之理如何派生事物，實現於天地萬物之中？朱子分從「氣化流行」、「天理流行」、「理一分殊」、「太極」、「陰陽」、「動靜」等哲學範疇，進行理論的建構²⁶。朱子理趣詩就流露了太極、理一分殊、天理流行、天理與現象體用同源、陰陽氣化流行等思想。底下摘錄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以下簡稱《箋注》）中的詩予以析論。

一 太極之義

〈天柱峰〉²⁷

屹然天一柱，雄鎮幹維東。祇說乾坤大，誰知立極功。

本詩屬〈武夷七詠〉之一。天柱峰即武夷山大王峰，一、二句寫天柱峯的形勢，天柱峰是東方撐天之一柱故以天柱峰的形象為太極的表徵，三、四句即由寫景轉為說理，申說太極、乾坤之義。《易經》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朱子《周易本義》分別注之曰：

¹⁵ 參張永雋〈從程朱理氣說析論朱熹心性論之要義〉，台大哲學系編《中國人性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 3 月），頁 301~335。

¹⁶ 同注 4，第 6 冊《大學或問》，頁 512。

¹⁷ 同上。

¹⁸ 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40，（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頁 1033。

¹⁹ 參陳榮捷《朱熹》（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 2 月），頁 53。

²⁰ 程頤·程頤《二程全書·二程遺書》卷 18（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5 年 3 月）。

²¹ 同注 15。

²² 同注 18，卷 1，頁 3。

²³ 同上。

²⁴ 同注 23，卷 1，頁 1。

²⁵ 同注 22。

²⁶ 同注 15。

²⁷ 同注 3，頁 643。



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²⁸

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²⁹

朱子以乾坤之理，即天地所涵的生生之理，乾坤是萬物資始資生的生生之元—天地萬物的根源，萬物生發的初始處，宇宙的內在本質；乾是創生的力量，坤是承順乾的創作而輔佐其實現的力量。乾坤創生萬物後，生生之理即內在於萬物之中，使得天地生命生生不已³⁰。所以，詩句第三句說，人人都說乾坤生生之德的偉大。以上朱子之論，乾坤是宇宙發生的泉源，乾坤之道即是宇宙發生之理，是從宇宙發生論分解的說，若從形上學的立場統體而說，則乾坤之道，即是太極之理，朱子曰：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³¹

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³²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³³

太極是天地最高、至極的理，是天地萬物所由生的終極原因；天地萬物由動靜的循環變化而生生不息，太極即是所以動靜之理，所以，太極遍在於天地萬物之中，使萬物都各有太極。因此，詩歌第四句說「誰知立極功」，讚美聖人立太極為天地萬物之超越統體及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子又說：

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³⁴

朱子認為聖人與周敦頤立太極為萬善至好的表德，用以為價值的根源與最高之統一³⁵；聖人作《易》以「立人極」³⁶，本天德以立人德，人德與天地生生之德合流，確立了人性的形上根源，也實踐生命的意義，所以，「誰知立極功」一句，亦在表彰立太極以立人極之功。

〈天柱峰〉一詩，前兩句寫形象以象徵義理，再由景象引出義理，理由象生，不是直接明白說理，所以能予人審美的興味，又獲得知性的啟迪。

二 天理流行

〈曾點〉³⁷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行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²⁸ 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頁39。

²⁹ 同上，頁40。

³⁰ 曾春海《朱熹易學析論》（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79年9月），頁186~190。

³¹ 朱熹《朱熹集》卷37，〈答程可久〉第三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頁1660。

³² 同上，卷45〈答楊子直書〉一，頁2154。

³³ 同注18，頁1。

³⁴ 同注18，卷94，頁2371。

³⁵ 同注15，頁316。

³⁶ 同注34，頁2382。

³⁷ 同注3，頁175。



如前面所論，宇宙間有一個統體的天理，在天地萬物造化發育的整體變化歷程中，天理體現它自身於自然界與人生界，使宇宙人生之事物物皆得其理，這即是天理流行³⁸，朱子說：「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³⁹即是此意。

天理流行同時也是人格造詣的最高境界⁴⁰，《論語·先進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點爾何如？」鼓瑟稀，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朱子注云：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⁴¹

天理流行體現在天地萬物的生生化育之中，同時也流行在人的內心，從容體現在日用倫常中，舉手投足無非順理而動。於是天人上下冥契默會，主體意識與絕對本體渾然交融，享受無窮的悅樂⁴²，所以孔子贊歎深許曾點。本詩作於辛巳（1161）春，當時朱子經歷數年困學⁴³，體會到天理流行，內外渾然一體。所以，春天游涉水濱時，體會到「麗景」、「流水」的自然景象，無非是天理的流行，所以悠然自在的賞玩春光水色，享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悅樂，直至傍晚方「微吟緩節」迎著輕風而歸，表現胸次之悠然。這種境界，與曾點風乎舞雩的興味相似，所以寫〈曾點〉這首詩以自喻。詩歌既能予人美感的享受，又能予人體會天理流行的哲理。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次其韻〉⁴⁴

穿林踏雪覓鐘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隨處樂，未妨聊作苦吟人。

乾道三年丁亥（1167）朱子 38 歲時到潭州去訪張南軒，十一月和南軒一同登衡嶽，途中酬唱而吟此詩。據《朱熹集》卷 45〈答廖子晦〉：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無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⁴⁵

鳶飛魚躍的自然現象，都是道體的顯現。時時刻刻勿忘道德實踐之時，天理的流行，正像鳶飛魚躍是道體的顯現。朱子又說：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

³⁸ 參張永雋〈朱熹哲學思想之「方法」及其實際運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頁 343~369。

³⁹ 同注 18，卷 18，頁 398。

⁴⁰ 同注 15。

⁴¹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先進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80。

⁴² 同注 15。

⁴³ 參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73 年 8 月），頁 43~44。

⁴⁴ 同注 3，頁 441。

⁴⁵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2162。



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⁴⁶

錢穆云：

象山教人先立乎其大者，濂溪、二程教人尋顏子樂處，若必欲舉朱子教人宗旨，則莫如曰格物窮理。此心不能外事物之理以為心，所樂亦不能外於事物之理以為樂。朱子所教，實兼程陸，而更確實指示出一向前道路。⁴⁷

天理流行於天地之間，窮盡此理透徹無餘，就可以體驗到心之理就是事物之理，人與萬物一理同體，無有隔礙，胸中泰然，充滿悅樂。朱子寫作本詩的前一年，窮索已發、未發問題，領悟到「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⁴⁸未發之體一天性（天理）始終隱藏著、通過外在的他物來表現⁴⁹，於是丁亥年訪張南軒（栻）相與討論已發、未發的理論與工夫。兩人同登衡山，朱子因體悟「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⁵⁰所以穿林踏雪登山途中，感覺迎目景物都是天理流行，只要善於體會，則隨處都可得到悟道之樂與審美的趣味。

〈題林擇之欣木亭〉⁵¹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隔溪樹。連林爭秀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晤？真驩水菽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本詩約作於 38 歲至 42 歲間，由陽春林木秀發的景象，點撥天地無言，而天理流行，萬物各遂其生的理境。《論語·陽貨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注曰：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⁵²

天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天地萬物各循其理而盡性成物，聖人一動一靜，無不應合天理。朱子學生林擇之（用中）有欣木亭詩，朱子和之。朱子以於欣木亭所見清川、林木，可發現天理流行，萬物生生不已，可是大化無言，有誰能寓目心悟，因而寫了本詩以和其學生林用中。詩歌從木欣而想到生意，從生意而推原大化，從大化合到此心，從此心而歸本孝友，以殊形同趣，天人一理同體做結。詩中融合哲理、美感與倫理之樂為一體。

〈客來〉⁵³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⁴⁶ 同注 18，卷 31，頁 795~796。

⁴⁷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朱子論心雜掇〉（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78 年 11 月），頁 500。

⁴⁸ 同注 31，卷 40〈答何叔京〉三十二書之第三書，頁 1843。

⁴⁹ 參陳來《朱熹哲學研究》（台北：天津出版社，民國 79 年 12 月），頁 114。

⁵⁰ 同注 31，卷 30〈與張欽夫〉十書之第三書，頁 1290。

⁵¹ 同注 3，頁 530。

⁵² 同注 41〈陽貨篇〉，頁 252~253。

⁵³ 同注 3，頁 885。



本詩寫春日與客賞花的情景，漫步春風之中，萬點紅雲（紅花）、綠楊渲染爛漫的春光，由這般萬物生生的景象，可見天理流行之妙，而感受到萬物渾然一體的樂趣。詩歌氣象可說與〈曾點〉詩相侔。既有理悟，又有美感。

以上幾首詩，都是因自然景象之美而見理體道，心情悅樂，故寫詩以調性適懷，景象與情理渾合無痕，蘊蓄無窮的美感與趣味。

三 陰陽氣化流行

天理流行，生生不已，這是就超越的形上實體而言，若從經驗實然的生化層面而言，就是天理藉著「氣化流行」而產生萬物，而氣化流行，就是通過陰陽來表現，朱子說：

陰陽雖是兩個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⁵⁴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⁵⁵

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個，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⁵⁶

理雖是一切現實存有超越的形上本體，卻必須通過一氣之陰陽消長、進退才能體現其化育之德，以及循環往復的宇宙秩序。朱子有五首詩寫隆冬嚴雪的景象，含蓄陰陽消息、循環往復之氣化規律。

〈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⁵⁷

朔風吹空林，眇眇無因依。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須臾層陰合，慘淡周八維。凍雨不流淵，飛花舞妍姿。翳空乍滅沒，散影還參差。萬點隨飄零，百嘉潛潤滋。徘徊瞻詠久，默識造化機。上寒下必溫，欲積無根基。漸看谷樹變，稍覺叢篁低。皓然遂同色，宇宙乃爾奇。繁華改新觀，凜冽忘前悲。摘章愧佳友，佇立迎寒吹。感此節物好，嘆息今何時？當念長江北，鐵馬紛交馳！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⁵⁸

寒盡春生草又青，化工消息幾曾停？因君一詠陵陂麥，恍惚農家老圃亭。〈再用前韻〉⁵⁹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煙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次韻擇之過丫頭巖〉⁶⁰

四面晴岡紫石崖，如何淨作白皚皚？須知暖入陰泉溜，不是寒封積雪堆。〈江梅〉⁶¹

大雪天地閉，窮陰渺寒濱。誰知江南信，已作明年春。

依朱子的說法：

⁵⁴ 同注 18，卷 74，頁 1879~1880。

⁵⁵ 同上，卷 98，頁 2512。

⁵⁶ 同上。

⁵⁷ 同注 3，頁 187。

⁵⁸ 同注 3，頁 511。

⁵⁹ 同注 3，頁 513。

⁶⁰ 同注 3，頁 514。

⁶¹ 同注 3，頁 670。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本詩作於 1176 年 47 歲時，為朱子北歸婺源掃墓出閩途中所作。分水舖在分水嶺，分水嶺界於江西、福建之間。二水發源其下，一入江西界，一入福建界。據朱子言：

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卻只是一個。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⁷¹

同樣是天，有取本體義，有取自然義，有取上帝之義等之不同，卻只是一個天。知道根本相同，不妨個別現象之不同。知道個別現象之不同，不害其根本之相同。因此，分水嶺之下一水分流成兩水的自然景象，恰好切合理一分殊之義，朱子就借景寓理寫了本詩。朱子云：

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⁷²

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⁷³

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⁷⁴

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⁷⁵

自然界的物理，因現象不同，而各有其理；人生界的倫理，因所處地位不同，而各有不同的道德規範。然而，分殊的物理與倫理，無非是唯一的天理流行實現時，表現出不同之用。因此，本詩「水流無彼此」一句，象徵天理普遍的同一性，「地勢有西東」象徵事物之理具體的差別性。若能於分殊的事物窮究其理，積累漸多，自然渾洽貫通，才知道個別的理其本原就是一般的理，所以三、四句說「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朱子的理一分殊概念，在說明唯一而絕對的理如何體現在事事物物之中⁷⁶，在倫理學上，是普遍的道德原理與具體的道德規範之關係；在本體論上，是天理與性理、分理的關係⁷⁷，〈分水舖壁間讀趙仲績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寫自然的景象寄寓理一分殊之理，理象渾合，具有審美的趣味。

五 天理現象體用一源

「體用」概念廣為三教所使用，具有形式與方法上的意義，但在內容意義上，則三教各有不同⁷⁸。在宋儒之前，先秦儒學在體、用概念上只有倫理學的意義，並無本體論的意涵⁷⁹。相對於先秦儒學，魏晉玄

⁷¹ 同注 18，卷 79，頁 2039。

⁷² 同注 31，卷 63〈答余正甫〉第一書，頁 3313。

⁷³ 同注 18，卷 6，頁 99。

⁷⁴ 同注 18，卷 18，頁 398。

⁷⁵ 同注 18，卷 27，頁 677~678。

⁷⁶ 同注 15。

⁷⁷ 同注 48，頁 51~63。

⁷⁸ 參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 8 月），頁 118 以下、張永儒〈朱熹哲學思想之「方法」及其實際運用〉、林維杰〈朱子體用論衡定〉收於黃俊傑、林維杰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類》（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 年 12 月），頁 61~102。

⁷⁹ 參蒙培元《理學範疇系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49、葛榮晉《中國哲學範疇導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 4 月），頁 201。



學與隋唐佛學則扮演了宋儒（含朱子）本體論的先驅角色⁸⁰。

朱子本體論的體用觀，受王弼、隋唐佛學與北宋五子影響，其體用關係之邏輯運用的範圍，可由其本體論、心性論、道統論及知識論等四方面加以考察。就本體論言，為天理流行、理一分殊之說；就心性論而言，為仁說與心統性情說；就道統論而言，為聖人體用說；就知識論言之，為格物致知說⁸¹。本文就朱子理趣詩潛在的天理思想予以探討，其指涉範圍為本體論。前此二目，已將託寓天理流行、理一分殊概念的詩作加以解析。就體用關係邏輯來說，天理流行的體用義是，天理為體，流行為用；理一分殊的體用義是，理一為體，分殊為用。朱子曰：「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⁸²又說：「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⁸³又說：「體、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⁸⁴可見天理流行涵攝了體用義。朱子又說：「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⁸⁵張永僑認為，從本體論的意義來看，「體」指天理的本身、宇宙的根原、究極的原因，或指人的本性、情意活動的根本原因等。「用」即指「體」的透顯、體現、衍生之功能作用⁸⁶。可見，理一分殊也涵攝體用義在其中。

朱子詩歌除了含藏天理流行、理一分殊的詩篇具有體用義外，另有三首則特別提拈天理與現象體用一源之義。

〈偶題〉⁸⁷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卻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按體用一源之說，出自伊川，伊川〈周易程氏傳序〉言：「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⁸⁸伊川解《易》，以理為生生不已的本體、宇宙萬物的原理、道德的準則，沒有形象可見；而象則是被創生之物、分殊的事象、道德德目，有形象可見。理與象，一隱一顯，理發用流行，形著成象，象由理而有；然理未形成象時，其中已自有象。故無無理之象，亦無無象之理。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不異、不一⁸⁹。因此，伊川曰：「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⁹⁰朱子承伊川之論言：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⁹¹

又曰：

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⁹²

⁸⁰ 同注 78，林維杰〈朱子體用論衡定〉一文。

⁸¹ 同注 78，張永僑一文。

⁸² 同注 18，卷 1，頁 1。

⁸³ 同注 18，卷 42，頁 1095。

⁸⁴ 同上。

⁸⁵ 同注 41〈里仁第四〉，頁 97。

⁸⁶ 同注 38。

⁸⁷ 同注 3，頁 231。

⁸⁸ 見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80。

⁸⁹ 參康雲山《南宋心學易研究》，高師大博士論文，民國 84 年，頁 69-73。

⁹⁰ 同注 20《二程遺書》，卷 25。

⁹¹ 同注 31，卷 40，〈答何叔京〉第三十書，頁 1889。

⁹² 同注 18，卷 36，頁 975。



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⁹³

天理藉著氣化流行而不斷的體現在客觀世界中，形成各種自然現象與人倫價值，要不是天理本體原來有這些內容，在應迹顯用時，如何變化得出這些現（事）象？只是，天理超越在時空以上，隱微不見，不可以經驗實證；而現（事）象則在時空中具體存在，顯然可見，可以經驗認知。所以，我們的理性可以藉由現象察知天理的存在，也可以直觀地體驗天理的存在⁹⁴。如此，理與象，是理中有象，象中有理；體用同源，微顯不相離。〈偶題〉第一首一、二句寫終日面對門外青山翠綠紅紫交疊，雲霧繚繞的美景，忽然密雲成雨。然而，雨由雲而生，雲又從何而來？由此而省悟到天理現象體用同源之義。詩中的「雲」，象徵「體」所生之「用」，然而，無體則無法生用，只是用雖可見，體卻無從看見，所以結尾說「不道雲從底處來」。詩歌只寫景象，不著一理語。然而雲霧繚繞化雨的生動景象，除了給人美的享受，也給人天理化育流行，現象生生不已的啓示。第二首描寫萬斛飛泉從蒼峽之間奔吼而出，斷梗枯槎隨泉流而去，無處停泊，只有寒川碧水回環縈繞，流行不已。「寒川」象徵「體」，「飛泉」象徵「用」。萬斛飛泉雷吼奔湧的景象，象徵天理化用不息，現象繁興。第三首寫循流覓源，行到源頭卻發現本源更在源頭之外，因此，心有所感。詩中以流水象徵「用」，「真源」象徵「體」，「源頭」雖可見，源頭之水又自何而來？所以心中一片惘然，這說明天理本體無形迹可見，只能即用以見體，因此，第三句寫「始悟真源行不到」。詩歌以鮮明的形象予人趣味，又富於啓發性。

體用同源思想是體中 useful，即用見體。三首詩藝術形象鮮明，一、三首描寫象徵「用」的現象，再說「體」不知何在，或直言「體」無法捉摸，是即用見體之義。第二首則兼寫象徵體、用的形象，體流行不已，而發用不絕。三首詩都是因物興理，理無痕迹，而可尋迹以會。

肆、結語

理趣詩以義理為裡，形象為表，其傳道達理宗烘襯之趣而避免直接提破。歸納其本質，略有三點。其一，託物起興，賦物明理；其二，即物即理，舉萬殊之一殊而見一本；其三，理與象凝合為一，形成生趣盎然的藝術形象。所以同樣說理，理趣詩能令人殊中見共，舉一反三，既獲得理性的啓悟，又享受藝術的美感。而言理詩則只是押韻的哲學講義，缺乏一唱三嘆的趣味。至於一樣令人感覺有餘不盡，寫景、詠物詩，以情入物，物我偕情；理趣詩則以理入物，執簡御繁，託意較高。所以理趣詩特於言情、寫景、敘事、詠物之外，別開一宗。

朱子理學體大思精，其思想之發展與形成，約可分理氣論、心性論與格物致知論三大部分加以論述。而其理氣論之核心就是天理（理）思想。天理思想含攝太極之義、天理流行、陰陽氣化流行、理氣動靜、理一分殊、道器關係、體用關係、天人關係等諸端。計朱子一生事業雖以著述講學弘道為務，仍以為詩歌亦有調性適懷之用，所以，登山臨水之際，酬贈往來之間，不免吟詠唱歎，應答唱和。尤其，朱子才學宏富，思想敏銳，感情豐沛，性好山水，流連光景之餘，往往即象見理，詩興泉湧，因而寫了一些理趣詩，以象寓理。就朱子一千三百餘首詩而言，理趣詩約有四十六首，分量不算多。其中可抉出十四首具有天理思想，本文分成太極之義、天理流行、陰陽氣化流行、理一分殊、天理與現象體用同源等幾端加以解析論證。這些理趣詩之理，或者只見形象不見理路；或是前後描景繪象，中間稍露理緒。然而，都是理象交融，藝術形象鮮活生動，令人味之有趣，悟理決心。

理趣詩在朱子豐富的詩作中雖然只是小宗，其中含蓄之理卻可和其文章、講學所言之理相印證。因此，欲瞭解詩篇的義蘊，自必先宏觀朱子思想的內涵，再徵引有關言論以資參證、賞析。

⁹³ 同注 31，卷 61〈答林德久〉，頁 3157。

⁹⁴ 同注 15。



參考文獻（依姓氏筆劃爲序）

一、專書

- 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7 年 8 月。
- 朱 熹：原本周易本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1 月。
- 朱 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年 5 月。
-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 8 月。
-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出版社，2000 年 4 月。
- 朱 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程顥·程頤：二程全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5 年 3 月。
- 曾春海：朱熹易學析論，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79 年 9 月。
- 楊 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63 年 6 月。
- 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
- 黃宗羲：宋元學案，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 64 年 3 月。
- 臺大哲學系主編：中國人性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 3 月。
- 演 培：成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公司，民國 80 年 9 月。
- 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4 年 9 月。
- 黃俊傑·林維杰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類，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 年 12 月。
-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73 年 8 月。
-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5 年 12 月。
- 錢 穆：朱子新學案，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78 年 11 月。
- 陳榮捷：朱熹，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 2 月。
- 陳 來：朱熹哲學研究，民國 79 年 12 月。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 葛榮晉：中國哲學範疇導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 4 月。
- 蒙培元：理學範疇系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鍾美鈴：北宋四大家理趣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5 年 7 月。

二、學位論文

- 康雲山：南宋心學易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4 年 6 月。

三、單篇論文

- 陳文忠：〈論詩趣—中國古代哲理詩的審美特徵〉，《文藝研究》1992 年第 3 期。
- 崔大江：〈論詩趣〉，《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 年第 4 期。
- 張永雋：〈朱子哲學思想之「方法」及其實際運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民國 82 年 5 月。

